



CARAMELO

拉拉的 褐色披肩

[美] 桑德拉·希斯内罗丝 著
常文祺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N E W M

拉拉的褐色披肩

[美] 桑德拉·希斯内罗丝 著

常文祺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CARAMELO: A NOVEL by SANDRA CISNEROS

Copyright: © 2002 by SANDRA CISNERO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USAN BERGHOLZ LITERARY SERVICE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0 ZHEJIA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1-2007-81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拉拉的褐色披肩/[美]桑德拉·希斯内罗斯著;常文祺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0.1

ISBN 978-7-5339-2864-3

I. 拉… II. ①桑… ②常…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当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13662号

拉拉的褐色披肩

作者:[美]桑德拉·希斯内罗斯

译者:常文祺

责任编辑:柳明晔 钱建芳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

社址: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经销: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16.5

字数:426,000

书号:ISBN 978-7-5339-2864-3

定价:32.50元

原来如此 ——桑德拉·希斯内罗丝的故事

陈众议

读书犹如吃糖。有些糖果只能看，不能吃；有些即使吃了，也没啥滋味；有些味道古怪，但耐人寻味；有些虽然好吃，但入口即化，经不起咀嚼；有些可资品味，甚至回味与瞻仰。桑德拉·希斯内罗丝的“糖果”（*CARAMELO*）^[1]属于这后一种。它是那种让人不忍一口气读完的好小说。我之所以如此推崇它，倒并不是因为觉得它在别的经典之上。我完全是有感于现当代小说的没落。感慨系之，也便格外地想起了儿时吃糖的感觉。

桑德拉·希斯内罗丝首次登陆中国文坛是在三年前的夏日。她从芒果街的小屋走来，在我们这个充斥着阅读倦怠、审美疲劳和经典憔悴的房前屋后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何也？

答案多多。有说语言很美的：像诗；也有说意境很好的：一部关于成长的小说，告诉你女孩是如何蜕变成女人的；或者旧梦新说：拉丁裔美国人的寻梦历程，如此等等。也许还可以加上文化非冲突非融合说：两个民族、两种文化在现代及后现代背景下的貌合神离或貌离神合。但我更关注她的叙事方式。众所周知，现代主义以降，小说不知不觉地走向了衰微。个中原因颇多，如影视的崛起、网络的普及、信息的多元，等等。但所有这些都是就外部因素而言的。从小说本身的角度看，小说家愈来愈不会讲

[1] 《拉拉的褐色披肩》原名*CARAMELO*，有“糖果”的意思。本译本使用其引申义，译作“拉拉的褐色披肩”。

故事，愈来愈脱离受众，愈来愈沉溺于自说自话（这中间充斥着，往往不是主题先行，便是文过饰非）。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自毁长城式的恶性循环。

曾几何时，小说是人们消遣、审美和表述认知、宣达情感、传播价值（乃至信息）的主要载体之一。情节在小说的各大要素中常居首位。这也是亚里士多德《诗学》对史诗和悲剧的界定方式。在之后的人文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中，情节几乎是可以和小说画等号的。当然，它和主题（观念）的关系恰好构成奇妙的反差，即观念在小说，乃至整个文学创作中的升腾恰恰是以牺牲情节为代价的。也就是说，情节（故事）和主题（观念）在小说史，乃至文学史上恰好构成了两条曲线：情节（故事）由高走低，主题（观念）由低走高。

同样，文学的主观空间呈现出令人困惑的悖论式发展态势。一方面，文学（包括作家）的客观空间愈来愈大（从歌之蹈之的狭小区域逐渐扩展至整个世界，乃至宇宙），但其主观空间却愈来愈小。比如文学（尤其是人物）的视野从广阔的外在世界逐步萎缩到了内心深处。也就是说，荷马时代的海陆空间逐步变成了卡夫卡式的心理城堡。而今，互联网的虚拟空间又迅速取代了这个心理城堡，从而使人与人的交流变得更加困难。每个人都在自说自话，从而形成了众声喧哗的狂欢景象。表面上人言啧啧，但实际呢？犹如置身于高分贝噪音之中，谁也听不清谁的声音。于是新的、更为残酷的情况出现了：个人主义恰恰是最符合跨国资本主义发展方向的：没有中心、不分你我。但问题是：没有资本的个人当如何生存？没有民族主义或集体主义，个人主义还有存在的空间吗？所谓有无相生，祸福相依，个人本来就是相对他者、相对群体而言的。这才是辩证法。

这是从历史的维度看小说。

当然，也不是所有现当代作家都不屑于情节。就此而论，现当代小说大略可分两种，一种是畅销书式的复古，其中不可或缺的是廉价的悬疑、打

斗(包括武侠或骑士传奇,惊悚志怪或哥特式噱头)等等;另一种是较为严肃的继承,如《百年孤独》《我们的祖先》等等。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过,《百年孤独》的叙事方式是从他外祖母那儿借来的。那么希斯内罗丝呢? 她所攫取的,显然是一种更为纯朴,也更为自然的叙事方式。

《拉拉的褐色披肩》是她的近作,虽然较之《芒果街上的小屋》分明多了一份自信,一份复杂,一份厚重,但叙述依然轻松自如。小说的舞台从小屋挪到了美利坚和墨西哥,挪到了宏阔的20世纪。女主人公拉拉是主要叙述者。她是墨西哥裔美国人,用略带贬义的美国西班牙语或西班牙美国话(spanglish)说,是典型的“奇卡娜”(chicana,男性为chicano)。她操着夹生的西班牙语或美国英语和家人到墨西哥度假。这可是个大家族,祖父祖母生下一大群孩子,或可造就一支足球队;父亲母亲当然不甘示弱,轮到拉拉也已经是老七了。为此,父亲煞是郁闷,因为他还指望超越父亲,造就一支带替补的足球队呢。孩子们一概被安上了绰号,就连父亲的朋友也一个个不是魔鬼,便是水桶呀,兔子呀,公鸡呀,臭鼬呀,狗熊呀,蛤蟆呀,不一而足。

一大家子,一年一度,浩浩荡荡、吵吵闹闹,从美国杀回墨西哥来。故事就此展开,虽然像科塔萨尔那样分“这里”和“那里”,或“这边的世界”和“那边的世界”,却并没有刻意地在布局和章法上做文章,倒是一味地随心所欲,成就了娓娓道来的亲切和悦然。于是,“小乖乖祖父”和“可怕祖母”的生涩年华,在“可怕祖母”、“靚皮儿姑妈”、“宝贝儿叔叔”等人的观照下从1911年墨西哥革命一直伸展到20世纪中叶;继而而是父亲母亲“鹰与蛇”的故事。父亲是性情中人,和他父亲一样,也有点大男子主义的味道,也是一场战争的参与者,还是杜鲁门将军引以为豪的美国士兵之一。这些个神奇的墨西哥—美国男人情窦初开即爱上了他们的姑娘。当然,与其说他们爱她,倒不如说是爱她的“一双美腿和一个与众

不同的屁股”。

祖父一辈子没进过厨房，被认为是纯爷们。他风流倜傥，为使自己更加男人，不惜满世界寻找秘方。他和一个巫婆似的女人为伍，后者洞识自然，知道万物的用途。但归根结底，她的秘诀在于把男人置于生活的中心位置。用她的话说，“‘唉，我的老天，别犯傻了，做爱时，你必须得用这个。’她一边说一边拍了拍自己的心口，‘这是没法儿教的。’”

这让我想起了阿连德，她在“春书”中有过同样的感慨。在这个话题上反思我们的文学传统，会不会让人产生汗颜即文过饰非之憾呢？

然而，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写小说也是如此。经拉拉之口，希斯内罗斯貌似不经意地说出了她的秘诀：“事实上，我并没有在讲故事，这只是……一种游戏。我不得不找些乐子聊以自慰，既然是乐子，自然是越俗越好，这会帮助我打发无聊的时光。”换句话说，既然是自说自话，就要说得畅快，说得陶醉。原来如此！当然，她这个“俗”是要加引号的，盖因她家长里短、自说自话的背后渗透着现代女性、现代美国，乃至整个现代文明的困惑。

正所谓送人玫瑰，手有余馨；送人好书，心有余香，好书当大家分享。

是为序。

2009年初春于北京

目录

原来如此——桑德拉·希斯内罗丝的故事	i
--------------------------	---

第一篇 阿卡普尔科旧事

01. 绿、白、红	005
02. 聒噪	006
03. 无比精致	010
04. 墨西哥就要到了	018
05. 墨西哥, 我们最近的南方邻居	022
06. 克雷塔罗	025
07. 卡比卢恰	028
08. 泰山	030
09. “靛皮儿” 姑妈	035
10. 少女坎德拉莉娅	038
11. 丝绸披肩、钥匙、螺纹硬币	043
12. 小寿星佬的早晨	052
13. 孩子们和醉鬼们	057
14. 摄影小说	075
15. 辛德瑞拉	076

16. 命运就是命运	080
17. 绿米	084
18. 卡蒂塔的小屋	086
19. 一次留念	089
20. 唇枪舌剑	092

第二篇 那时,我还是地上的一撮泥土

21. 以下我要讲一讲我的经历——表述拙劣, 幸有赖于您的理解	105
22. 没有母亲,没有父亲,没有小狗对我狂吠	113
23. 一个丑陋、强壮、可信赖的男人——这就是 纳西索·雷耶斯,我的真命天子	120
24. 莱昂德罗巴列大街,慈悲角,毗邻圣多明戈	130
25. 上帝的挤压	137
26. 有了些秩序,有了些进步,但都还不够	143
27. 在“十日劫难”中,纳西索是如何失去他的 三根肋骨的	146
28. 只是一个故事	152
29. 杂乱无章	156
30. 差一点——别开玩笑	164
31. 纳西索·雷耶斯的脚丫子	167
32. 没有人了解埃略泰里奥·雷耶斯	170
33. 爱惜自己	176
34. 纳西索是如何成为令人不齿的登徒子的	178
35. 行弯路而知天命	185
36. 我们不是畜生	190

37. 那个女人	195
38. 我真不幸!	203
39. 如此多的痛苦	211
40. 我求圣母赐教,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218
41. “光明磊落”的女萨满,聪明的女巫玛丽亚· 萨宾娜	224
42. 诞生在星辰下	228
43. 受难者	230
44. 甜甜的糖果,我的爱	234
45. 我马上回来	238
46. 西班牙佬的“鸟语”	241
47. 他命里注定是一个“玉米粽子”	243
48. 行行出状元	246
49. 想着我	248
50. 有你无多,无你不成	258
51. 所有来自墨西哥的“零件”都会在美国组装, 我就是这么生出来的	268

第三篇 鹰与蛇,我的母亲和父亲

52. 美丽的谢里托	274
53. 那边的世界	287
54. 香喷喷的玉米粽子	295
55. 谁都不许提起那个男人的名字	306
56. 来自火星的男人	322
57. 无巢之鸟	331
58. 我的家园	334

59. 黑钱	343
60. 如果一头大象坐在你家房顶上	349
61. 如你一般和蔼可亲	360
62. 我的母亲, 一个不信神的女人	363
63. 上帝恩赐的杏仁	372
64. 哦, 姊妹	379
65. 身体就像一粒葡萄干	381
66. 我们不过是群胆小鬼	387
67. 风尚百货	393
68. 我的冤家	400
69. 佐罗重出江湖	402
70. 渐渐消失	405
71. 巨大的分水岭, 这边和那边	407
72. 两边的墨西哥人, 好管闲事者/爱凑热闹者/ 搬弄是非者/多嘴多舌者——换言之, 都是 故事编造者	409
73. 圣安东尼	418
74. 女孩儿想要的一切	419
75. 狂喜	421
76. 似乎不是真的	427
77. 可能是有点逗	430
78. 有朝一日, 我的波波卡特佩特王子会来 接我	435
79. 前不着村, 后不着店	444
80. 中心广场	447
81. 我的耻辱	461

82. 塑料罩大王	467
83. 与其说医院里的场景好似一部电视剧, 还 不如说这部电视剧更像医院里的这个场景 ...	475
84. 钱不是万能药, 但是可解燃眉之急	484
85. 我的周年庆典	488
86. 左埃拉和伊诺森西奥·雷耶斯的子孙们诚 恳地邀请您共同庆祝他们三十年的婚姻 ...	493

尾 声

赠品	512
译后记	514

这是我的一份免责声明，换句话说，虽然我不想同她产生任何瓜葛，可你却不得不面对她；对我而言，她太爱唠叨了。

坦白说，这些故事只是故事而已；它们有点儿连贯性，又有点儿零七碎八。但是，将这些东西组合在一起，就变成了一种新事物。我已经虚构了我不知道的事物，而且，我仍旧用夸张的笔触和善意的谎言讲述着家族的悠久历史。如果说，在虚构故事的过程中，我无意中碰到了真人真事，那么，请您多多包涵。

写作的过程，也是发出疑问的过程；至于答案是真实可信还是纯粹戏说反倒不那么重要了。最终，当所有的一切都逝去的时候，人们记得的也只有故事。真实会像一幅廉价绣花图案上暗淡的蓝墨水一样渐渐褪色：你是我的生命，我梦见了你，我的爱，我爱你，只爱你一个。

第一篇
阿卡普尔科旧事

记住阿卡普尔科的
那些个夜晚，
美丽的玛丽亚，亲爱的玛丽亚；
记住你在沙滩上，
用你的小手
拂拭星辰。

——“美丽的玛丽亚”的作者是奥古斯丁·拉腊^[1]，这是一首现场演唱版歌曲，拉腊边唱边弹钢琴，还有非常非常美妙的小提琴伴奏。

在父亲床头上方的那幅照片里，我们都还是小屁孩儿。我们是阿卡普尔科^[2]的小屁孩儿。而我们永远都是小屁孩儿。在父亲眼里，我们只是照片上的小屁孩儿。

照片上，就在我们身后，阿卡普尔科的海水轻轻拍打着礁石；照片上，我们正坐在陆地和海洋的交汇之处。两个小孩子，洛洛和梅莫，正在嬉戏，他

[1] 奥古斯丁·拉腊（Agustín Lara, 1897—1970），墨西哥作曲家、钢琴家，被誉为“音乐诗人”。拉腊一生创作了六百多首作品，曾被帕瓦罗蒂等知名歌唱家演唱。1998年，多明戈发表了专辑《为了爱》，该唱片收录了拉腊的主要作品。本书后文多有提及。——译注

[2] 阿卡普尔科（Acapulco），墨西哥南部港口城市，濒临太平洋，以旅游业闻名。——译注

们在彼此的头顶上做出长触角的怪相。威严的祖母正搂着这两个孩子，可是在现实生活里，她从来就不会抱他们。母亲坐在祖母身边，尽可能地同婆婆保持着距离。托托就站在母亲身边，一副委靡不振的样子。几个大一点的男孩儿，拉法，伊托，还有蒂基斯，则站在父亲那瘦骨嶙峋的胳膊下面。“靚皮儿”^[1] 姑妈把安托涅塔·艾拉塞丽搂在胸前。快门按下的时候，姑妈正在眨眼，看她那样子，就好像要把一切都忘却似的——不去想未来，不去想已经卖掉的“命运大街”上的房子，也不去想是不是要迁居到北方的蒙特雷^[2]。

照片上，父亲眯着眼睛；每当照相的时候，我总是看到他那半眯的眼睛。他还没有年老体衰。他也没有“停工”，没有从劳作、焦虑，从过度吸烟的迷糊状态中恢复过来。他面无表情，那只是一张脸，一张整洁、瘦削的脸，就像佩德罗·因方特^[3]，或者克拉克·盖布尔一样。父亲的皮肤柔软苍白，白得就像鲨鱼的肚子。

威严的祖母也有着同父亲一样的嫩皮儿，只是褶皱得如同大象的表皮；穿着泳衣的祖母真是遭罪，她那样子就像一把有着琥珀色手柄的老雨伞。

照片上没有我。摄影师沿着海滩定格选景的时候，他们早就把我给忘了，一次留念，从字面上说，这是一件值得回忆的事。当时，没人注意我正在一边垒沙堡玩儿。他们没发现少了我，直到摄影师把照片寄到卡蒂塔家，我才头一次看到了这张照片，于是我问——这是什么时候照的？这是在哪里？

因此，大家都觉得这张照片是不完整的。这就好像我不存在一样，好像我就是那个沿着海滩走来走去的摄影师，我的肩头扛着三脚架，我开口问道——这是一次留念？一个纪念品，还是一次回忆？

[1] 书中用Light-Skin来形容姑妈，意为浅色皮肤，显然，这是姑妈的绰号，故此译者用“靚皮儿”来称呼姑妈。后文同此。——译注

[2] 蒙特雷（Monterrey），墨西哥东北部的大城市。——译注

[3] 佩德罗·因方特（Pedro Infante，1917—1957），生于墨西哥锡那罗亚州马萨特兰港，十四岁开始演艺生涯，因歌喉出众而签约唱片公司，后在影片中饰演角色，在十六年中共拍摄了五十三部影片，成为墨西哥家喻户晓的电影明星。1957年他亲自驾机从梅里达飞回墨西哥城看望临产的妻子，因飞机坠毁而罹难。后文多有提及。——译注

01

绿、白、红^[1]

那年夏天，有三辆赊来的汽车——“胖脸”叔叔崭新的白色凯迪拉克，“宝贝儿”叔叔的绿色大羚羊，父亲的红色雪佛兰旅行车——正奔驰在前往墨西哥城的路上，那里是我们的“小乖乖祖父”和“可怕祖母”的家。我们行驶的路线是这样的，从芝加哥出发，沿66号公路，也就是奥格登大道行驶，穿过巨大的“威克斯海龟背”，一路直奔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按照父亲的叫法，它的西班牙语名字应该是桑路斯。接着，从桑路斯再到俄克拉何马州的塔尔萨；从塔尔萨奔达拉斯；从达拉斯再奔圣安东尼奥，沿着81号公路前往拉雷多，然后，就一路开往边界线的另一边。接下来，我们会路过蒙特雷、萨尔蒂约、马特瓦拉、圣路易斯波托西、克雷塔罗，最后一站是墨西哥城。

每当“胖脸”叔叔的白色凯迪拉克从我们的红色旅行车旁擦身而过时，我的堂兄们——埃尔维斯，亚里斯多德，还有拜伦——就会伸出舌头冲我们挥手。

——加速，我们对父亲说，——再开快点儿！

当我们超过绿色大羚羊时，阿嫫和帕兹则使劲地拽着“宝贝儿”叔叔的肩膀。——爸爸，请别这样！

我和我的兄弟们冲他们连连咂舌头，扮鬼脸；我们还一边吐唾沫一边手舞足蹈地哈哈大笑。这三辆车——绿色大羚羊、白色凯迪拉克、红色旅行车就这样展开了竞赛，每当一辆车从另一辆车旁边驶过，妻子们就会惊叫，——开慢点儿！而孩子们也会惊叫，——开快点儿！

[1] 绿、白、红是墨西哥国旗上的三种颜色。——译注